









瑤草園初集卷之十一

讀唐書列傳

讀唐書列傳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撰

西安徐應豸嶽仲甫校

讀唐書列傳

房瑄字次律融之子父子皆參契內典兩世為

平章瑄負重名在人主前道當時利病辭吐華

暢肅宗傾意待之而用兵非其所長喪師陳濤

斜後封清河郡公子孺為刺史孫咎桂管觀察



瑄本老衲再生坡云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  
箏是響泉紀其實也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好王霸大略少  
事吳兢噐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  
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  
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  
道場鎬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帝然之尋詔兼

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徇河南河東郡  
縣皆下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  
州刺史間丘曉趣救曉復撓逗留比鎬至淮口  
而巡已陷鎬大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  
公史思明獻款鎬揣其僞又言滑州防禦使許  
叔冀狡獪後果如鎬言代宗初改江南西道觀  
察使卒鎬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  
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  
中進禮部侍郎進拜同平章事美風儀善奏對  
帝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  
羽儀乎京師多盜李輔國橫請選羽林騎五百  
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本朝置南北  
衛文武區別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  
制之輔國議格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  
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

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  
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  
入蕃會盟使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  
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  
還卒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  
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  
州司法叅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



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於道  
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  
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  
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  
幽定謀討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  
還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  
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  
廷玠守杲卿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時真卿

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愷  
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  
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乃  
矯賊命召欽湊計事使履謙及叅軍馮虔郡豪  
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已而事顯乃拜  
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於是  
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安  
樂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



兄弟兵大振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杲  
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  
杲卿瞋目罵曰汝管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  
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不勝忿縛之天  
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  
復能詈否年六十五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李  
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  
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初杲卿被殺徇首於

衛莫敢收有張奏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夜見  
夢帝寤爲祭後奏歸髮於其妻疑之髮若動云  
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  
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  
之急旣爲王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  
陽史思明敗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  
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  
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竝流離賊中



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  
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  
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  
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  
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  
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  
拜泉明郛令政化清明誅宿盜成都尹舉其課  
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

口飢粥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  
世以爲難

張巡字巡博通群書曉戰陣法開元末擢進士  
第調真源令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  
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  
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  
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  
詔令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引軍進



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責監察御史潮怨責還攻雍丘責趨門爲衆躪死祇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畧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闔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執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

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



餘級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闓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士多饑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自古悖逆終夷滅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旣見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



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輓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

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賊攻城急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以瀉賊城遂陷與遠俱執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尹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



亦以不屈死巡亡三日而張鎬至十日而廣平  
王收東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  
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貞  
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  
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  
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天寶  
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

正補溫令再遷侍御史詔拜度支郎中領江淮  
租庸事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代宗立  
拜同平章事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  
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斛十錢禁膳不兼  
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按行觀三門遺迹至河  
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  
傑新堤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  
宰相元載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



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  
士以鼓吹迂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鄧侯也凡  
歲致四十萬斛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  
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  
吏部三銓事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  
士專之盡當時之選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  
奉行文書而已所任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  
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

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笞質明  
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  
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卑陋飲食儉狹室無  
媵婢揚炎與晏盛氣不相下炎必欲加其罪知  
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奏晏  
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詔賜晏死簿錄  
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有功於國而廉潔  
不染自堪名世



高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張九臯竒之舉有道科  
中第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俄遷侍  
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  
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  
召與計事除淮南節度使適尚節義語王霸衮  
衮不厭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  
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  
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

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灤州人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結少不  
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  
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  
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  
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  
結可用結上時議三篇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  
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



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輦叟亦可玩

楊綰字公權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賦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

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元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時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綰請置五經秀才科以爲取士之實又減諸道



觀察判官員之半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  
均縮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  
對延英殿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  
幾卒贈司徒謚文簡縮儉約祿稟分姻舊隨多  
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始輔政  
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室爲  
當時第一卽日遣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  
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

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世以比  
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  
進士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  
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數與  
宰相常衮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  
其瑞詔示衮衮率群臣賀祐甫獨曰貓職不修  
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代宗



初集 卷之十一 十四  
異其言袞益不喜肅宗立拜祐甫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元載用事  
非賄謝不與官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  
之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  
畏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  
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  
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  
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以所獻就賜將

士正己慙服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

柳渾字夷曠僕射煥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  
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爲浮屠道可緩死  
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  
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  
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  
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  
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缺後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無黜免意卒年七十五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亡廬墓側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

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其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能食乃止旣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令樂工數十人聯袂



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  
賢人之言哉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  
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架柴車去愛陸渾佳  
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  
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瑟自娛人以酒肴從之  
不問賢鄙爲酣飫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房  
瑄每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苟辭佚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  
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謚曰文行先生天下  
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  
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  
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  
奏李泌卽馳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  
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



初集 卷之十一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  
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養  
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  
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  
蕭泌在旁率介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  
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  
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

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  
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斬春肅  
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  
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  
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  
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衆指  
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



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  
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  
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  
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  
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  
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  
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

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  
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  
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  
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  
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  
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  
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



初集 卷之十一 十九  
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旣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

倍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



初集 卷之十一  
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獨柳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

云泌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風上行竹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旣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鑠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



初集 卷之十一  
日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倓之心也上謂泌曰

張良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導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



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俶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俶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俶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

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



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  
孝養之意乃可上卽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  
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  
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  
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  
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  
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  
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

若其旣辨臣安得言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于  
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  
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  
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  
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  
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  
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  
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



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  
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  
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  
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  
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  
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  
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

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  
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  
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  
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  
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  
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  
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



與齧臂爲盟更輶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  
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  
入郃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郃  
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  
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  
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  
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申  
傷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

耳上笑曰是也郃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  
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  
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  
長且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  
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  
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



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  
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  
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  
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  
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  
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  
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

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  
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  
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  
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  
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  
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  
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



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

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



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蠡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邇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

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



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  
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上  
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  
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  
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  
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  
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  
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

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  
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  
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  
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  
用矣其復府兵募屯田安晟燧皆社稷大計也  
愚嘗謂漢之留侯與唐之鄴侯若一人再世者



其出處同言聽計用同自去自來不受羈縻同  
羽翼太子同保安功臣同仙授異兆同而一事  
聖君一事庸主一嗣子英顯一子繁賜死稍不  
同耳乃鄴侯生平經畫尤密且大者在林甫身  
後之誅當肅宗卽位靈武時時切齒李林甫欲  
俟還朝開棺戮屍以申衆憤泌力止不可如此  
者四五及帝還奉天問泌曰林甫罪大惡極播  
遷靈廟天下痛恨吾欲戮其尸卿屢陳不可何

也泌曰太上皇初政有功於社稷平韋氏之變  
又安四海晚年耽於逸樂林甫順志巧結遂爲  
所中不料漸成大禍今上初返旆而遽刑一林  
甫恐太上無以自解帝聞之不覺淚下如此善  
全父子骨肉之間抑何婉轉中窾默消隱釁若  
此也余最喜讀全傳以備詠歌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  
辭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



初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  
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德宗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  
爲翰林學士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  
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不經思逮成皆周盡  
事情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  
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帝又  
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

失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擢考功郎中德宗在  
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  
謂之內相遷贄爲諫議大夫仍爲學士初劉從  
一姜公輔材下不逮贄遠甚位台宰而贄孤立  
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  
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以喪  
解官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天下  
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



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  
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贄畏慎未  
嘗通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  
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  
思之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  
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  
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  
潔未嘗有過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

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  
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也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  
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帝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  
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  
賞千金又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  
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  
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贊所陳，俱詳奏議。太子少師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鄭

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私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俾濬隍，料才壯儲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曰朕不識真卿何人所爲乃如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賊破東都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

推真卿爲盟主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河北諸郡陷獨平原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不如徑赴行在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百官肅然封魯郡公帝崩以爲禮儀使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



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  
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矍  
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  
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  
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  
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  
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  
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

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上䟽雪已真卿不  
從曰若等聞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  
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  
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脇邪諸賊失色  
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  
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  
真卿曰有詔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子顏  
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立



初集 卷之十一  
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  
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  
世寶傳之

段秀實沈厚能斷翻然有濟世意舉明經爲涇  
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屯邠州  
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勅秀實自州以狀詰請  
孝德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  
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一營大譟盡甲

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  
矣甲者愕眙秀實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  
元帥固負若屬耶晞出秀實曰今尚書恣卒爲  
暴使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晞再拜卽叱左  
右解甲令曰敢謹者死邠由是安大曆三年徙  
涇州是軍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作  
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  
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



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曰敢救者斬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徙者族遂遷涇州拜四鎮北廷行軍涇原鄭穎節度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德宗建中初召爲司農卿朱泚反召秀實計事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

反耶遂擊之泚走秀實遂遇害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韋臯以侍御史知隴州行營事德宗狩奉天朱泚叛請臯爲帥臯僞受泚詔明日置酒大會臯盡殺之泚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貞元初代張延賞爲西川節度使雲南欵邊求內屬約東蠻等共破吐蕃以功進司徒封南康郡王卒謚曰忠武臯



治蜀二十一年務利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  
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張建封佐馬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諏訪卽表  
其能於朝李希烈跋扈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  
附之遣使持僞赦畀建封建封斬其使壁霍丘  
拒之除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賦朝天行以  
獻帝眷遇異等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  
物屢左謂之白望諫臣交章列上不納建封請

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  
何如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歛其還鎮帝賦詩以  
餞于時雖馬燧渾瑊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  
者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  
渝故用此爲况

盧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



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張薦祖鶯字文成早慧絕倫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鶯鶯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員半千數爲公卿稱鶯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鶯青錢學士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顏真卿

歎賞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盧杞付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郝士美字和夫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



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  
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久乃進房  
州刺史黔中經畧觀察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所在以經畫顯  
劉禹錫字夢得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  
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  
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  
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噐太

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  
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凡所進退視愛惡重  
輕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  
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  
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謂屈原沅湘間作九歌  
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  
于是武陵夷悉歌之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  
其吐辭多諷託幽遠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



臣不宜與善地卒無嗣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嘆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

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宰相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客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

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衆畏其才高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年四十七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實之

杜黃裳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卽拂衣去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同平章事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脔損諸侯則天下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



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  
然號中興封祁國公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  
佐大略初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命一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  
送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言  
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終身不敢改  
節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  
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

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餽謝無潔白名

李吉甫字弘憲以蔭補會曹參軍貞元初爲太  
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李泌竇參噐其才厚  
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  
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  
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憲宗立入翰林爲  
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



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杜黃裳罷乃擢同平章事吉甫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特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脣齒援因陳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救其子獻之謚曰忠懿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



初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五  
相傳徒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才召爲左補闕正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輿建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循行慰撫兼知制誥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德輿獨直兩省乃上書言要

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凡三歲甄品詳諦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  
裴垙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



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洎曰我落魄遠裔更  
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  
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洎卽累疏三  
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吉  
甫罷乃拜洎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  
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洎誠使勿言帝  
在殿中常呼洎官而不名

李藩字叔翰少沈靖有檢局居父喪家本饒財  
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  
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杜亞居守東  
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  
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  
封辟節度府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  
有覬望藩泣謂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  
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  
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曰吾



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仕臺閣  
帝遣中人悉索家筒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  
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  
佐淄青幕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  
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翊其一爲刺  
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翊終中書舍  
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  
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

初廣平人從韋臯于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  
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  
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  
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遊曖嘗進官大  
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  
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  
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



以閤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  
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  
待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  
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  
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史語相狎昵藩一見謝  
不往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統勅尾批卻之吏  
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裴垵白  
憲宗謂藩有宰相噐會鄭綱罷因拜同平章事  
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鐔可  
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  
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可以筆塗詔邪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

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  
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  
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



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仕臺閣  
帝遣中人悉索家筒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  
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  
佐淄青幕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  
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翊其一爲刺  
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翊終中書舍  
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  
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

初廣平人從韋臯于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  
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  
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  
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遊曖嘗進官大  
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  
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  
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釣禮遊觀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竒之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讀書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惠愛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憲宗將平蔡命裴度使諸軍按視愈奏言賊可滅在朝廷斷與不斷耳度奏愈行軍司馬愈請先入



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力救乃貶潮州刺史帝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改袁州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奉祭以一羊一豚投谿水作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

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



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徃徃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

孟郊者字南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聞徃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皇甫湜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



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  
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  
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酬之湜嘗  
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  
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

盧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  
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元本來東都時洛陽  
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  
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  
卿貴人皆不之覺

劉義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  
折節讀書能爲歌詩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能  
面道人短長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  
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愈不能止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

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送詔獄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元衡又擊度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不許度亦以權綱未張王室陵遲常憤



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拜同  
平章事時討蔡數不利達吉建言餉億煩匱宜  
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  
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未幾李愬  
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策勲進晉國公復  
知政事程昇皇甫鏗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  
三上書極論不可不納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  
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

未有無徒者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已而卒爲鏗  
昇所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  
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  
度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  
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  
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會  
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居東人人失望帝  
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



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槩流涕始議者  
謂度無奧援且久外爲奸儉排抑慮帝未能明  
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會昭義  
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  
聞帝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請斬承偕帝曰顧  
太后養爲子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  
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議者交口請相度  
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再閱

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  
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  
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  
芽孽之引所厚內結宦官醜沮日聞乃出度山  
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  
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學士韋處厚上疏薦  
度帝感悟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實曆二年度請  
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欲以傾度天子



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帝崩定策誅劉克明  
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度自見功高  
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  
閔同輔政媚度勛業共訾其跡損短之俄加中  
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  
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  
時闔豎擅威天子擁虛噐縉紳道喪度不復有  
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

勝午橋作別墅其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  
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  
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艾神  
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  
復以本官節度河東三年以病勾還東都薨年  
七十六謚文忠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  
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  
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若天子用否其威



初集  
卷之十一  
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事  
四朝以全德始終五子識論知名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  
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畢取  
其貲絳與裴垍諫願賜本道貸貧民租稅制可  
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絳對以尊道德遠邪佞  
進忠直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  
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

以此災誤上心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  
有獻而絳獨無有荅曰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  
有羨贏哉帝遂以爲相江淮歲儉民漚饑有御  
史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荅曰御史苟悅陛下  
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  
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賈誼以爲措火積  
薪下頭陛下焦心勵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  
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王播



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言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詰

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年六十七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



白居易字樂天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况况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遷左拾遺請帝歸于頤所獻歌舞人贖魏徵故第河東王鏐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鏐誅求百計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後世且以中人爲制將

自陛下始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喻輒進曰陛下悞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帝悟待之如初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製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爲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持節宣



論田布居易上言李光顏必將有威名裴度爲  
人忠勇可當一面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  
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十頃復浚李泌六井  
民賴其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以  
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居易被遇憲宗爲  
當路所擯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又皆幼君偃蹇  
與弟行簡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  
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

傳暮節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居  
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  
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辨之  
陽城字亢宗世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  
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  
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階域常  
易衣出年長不肯娶弟義之亦不娶遠近慕其  
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



城有盜其樹者城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痴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至糠覈數栢乃受山東節

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契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緡與之俶旣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卽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不起及爲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



賁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辭帝遣中人持緋  
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  
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  
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  
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  
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常以木枕布衾質錢  
人重其賢爭售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  
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

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  
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  
罪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  
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  
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  
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  
帝不相延齡城力也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  
之曰凡學者學忠與孝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



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簡孝秀德行升堂上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  
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  
食訖步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  
史治民如治家月俸取足則已日炊米二斛魚  
一齋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  
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  
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

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  
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  
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  
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  
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  
歸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  
載妻子中道逃去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



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補校書郎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  
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踰月拜御  
史中丞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  
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  
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姓傳言耶弘懼  
挾扶以出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  
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吏  
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  
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初仲郢  
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  
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于鎮家有書萬  
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  
學焉子玘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名門右族  
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



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柳公權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穆宗曰朕嘗于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侍書學士有心正則筆正之對公權博貫經術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人貢者皆別署貨具

曰此購柳書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盃一筭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唯研筆圖籍自鑄秘子公度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旣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牛僧孺李宗閔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出



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用無度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扈六箴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去之踰年徙劔南西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

期則歸之父母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進封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



官省官不如省吏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貶爲厓州司戶叅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衮

衮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杜牧字牧之佑之孫也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劉蕡字去華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  
沈健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  
綱弛廢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  
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耻將剪落  
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鹵醜朋  
挺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  
廷策之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伏  
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  
南府叅軍事李邵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  
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帝不納蕡對後七  
年有甘露之難

讀五代史

五代半出夷狄姓名俱不辨或五年或十年久  
者不過二十年唐主晝夜祝願天早生聖人爲



斯民主藝祖實應其兆梁太祖爲朱溫初賜名  
全忠移唐祚爲子友珪所弒子友貞國亡唐爲  
李存勗父克用平黃巢封晉王將終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誓之莊宗稱帝遣從事以太牢告廟  
請矢盛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係燕父子以組  
函梁君臣之首告於廟功亦盛矣但性好俳優  
自稱李天下雖敬新磨善諷不能諫沮卒弒於  
郭門高焚以樂器及李嗣源入洛葬其骨嗣源

稱明宗更名亶於五代最爲長世兵革粗戢年  
屢豐登及子從厚被弒而改爲石晉卽敬瑭本  
明宗壻以契丹兵滅唐子隨爲契丹執去漢高  
爲劉暉字知遠嚴重寡言卽位晉陽子承祐狎  
嬖倖戮大臣郭威興兵誅之是爲周太祖養子  
柴榮稱世宗英武嚴明人莫敢犯勤於政事聰  
察如神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  
竹玩好文武各盡其能而子宗訓七齡嗣立陳



橋兵起禪於宋其間將相大多醇疵各見而郭  
崇韜以忠勇被譖王彥章以驍烈不全咸堪惋  
惜明宗時有西域僧獻佛牙秘書趙鳳言佛牙  
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  
碎桑維翰身短面長臨鑑自竒有司惡其姓勸  
不必舉進士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  
示人曰硯敝則改啣卒以進士及第盡忠於晉  
爲耶律德光張彥澤所縊又何敬誠者幼爲吳

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愆鮮獲全活誠  
暮與群兒嬉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  
僮曰誰敢破此誠厲色曰死生有命一擲破之  
明日簡責破硯之由敬誠自陳因壯其勇勿殺  
他日有相術董紹顏徧閱簡諸子時敬誠侍側  
指曰此竒相也當與公齊後果爲都虞侯壽七  
十七以勲舊優禮此三事皆堪紀而馮道韓熙  
載亦不可不知其概



馮道字可道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  
者張承業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  
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刻苦  
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  
牀席卧一束藁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噐飲食意  
恬如也諸將掠得美女以遺道道不能却寘別  
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  
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

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  
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  
召爲翰林學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拜  
平章事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  
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相  
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  
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  
晉滅唐道又事晉相晉高祖封魯國公高祖崩



道相出帝加太尉進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指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

嘗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卒年七十三人皆謂與孔子同壽辱官尼極矣

韓熙載字叔言弱冠擢進士第北海軍亂推熙



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見殺熙載來奔於吳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宋齊丘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平生不能飲乂之徵拜中書舍人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熙載才名遠播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文而常俸賜資月不下數千緡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十數輩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

借官錢三十萬熙載畜女樂四千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雜聚後主累欲相之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復上表乞住闕下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群婢使之卽散後主喜遂以爲秘書監群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年六十三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







程